

襖 棉 紅

著 藍 林

行印司公書圖下天

目 錄

人民的控訴·····	一
桂屯的沉默·····	一〇
冷子溝的鬥爭會·····	二三
紅棉襖·····	四一
高三柱娶媳婦·····	六七
溫鳳山之死·····	八四

人民的控訴

鬥爭王義亭的大會進行到第四天了。天天，張玉家寬敞的上房裏擠滿了人，來遲的就站在窗外，把臉緊貼在窗玻璃上，有的從打開的上半扇窗子下探進頭來。是三月末尾的天氣，冬暮的雪粒緩緩地從已經放晴了的天空裏飄落下來，消溶在濕潤的地面上，消溶在院子裏愈聚愈多了的人們底身上。

這是大會的最後一天，王義亭被兩個區小隊帶進會場。顯然地，他也覺察到嚴重的時機已到，在他底長長的蓬亂的頭髮下，臉色黯黑下來，區長神態肅然的站在桌前，伸進褲袋的左手，在摸着昨天黑夜從縣府帶回的覆信，他有意地避開王義亭底目光，定睛地看着會場上的人。會場異於往常的擁擠，炕上的女人們也扶着牽着地站起了，孩子們爬到炕頭的櫃上箱上，伸長着脖子向前探視，窗口那裏，一片人頭攢動，人們都閃着灼灼的目光，却沒有一點往常的嘈

囉。靠炕沿站着的那幾個，更顯得分外緊張，不時地望望門外荷槍的區小隊的戰士，又望望區長；區長把手臂一揚講話了：

『鄉親們，這幾天的大會上，大家控告王義亭當屯長時的罪狀小事不算，單人命就有十五條，還勾結胡匪搶掠全村。對王義亭的處置，大家也提出了意見，今天的會上我們就要作出最後的決定。王義亭本人還有什麼話，別人覺得控告王義亭的這些事情如有與事實不符處，輕的說重了的，今天也是最後的機會，可以替他辯駁。』

會場上籠罩着壓人的沉默。王義亭懇求的眼光向着他底幾個親戚，人羣裏，幾個穿得闊綽的人低頭咕嚕了幾句，終於沒有說話。靠炕沿的那幾個年青人現着憤然的驚訝的表情——就讓王義亭底親戚說吧，王義亭作下的那些事，方圓幾十里，大人孩子誰不知道？而王義亭却好像真是受屈似地自己講話了：

『鄉親們，這可是人命的事，咱生孩子都是搞炕上抱，說話要嘴對心心對嘴，說話要對着槍子，說話要憑良心呀。』

『良心？你那良心餵狗狗都不吃！』

『你殺人的血還沒乾，可要成佛啦。』

『到這步田地，你還花說柳說的沒有一點真情。王義亭，村裏的這些人命都不提，單說頭年臘月間，胡子追風俠進了村，各家各戶的被蓋衣裳，孩子的屎布片片都拿光，爲啥你家底大門都沒進呀？村裏的牲口拉個淨，二禿子那頭瞎一隻眼的毛驢都不留，爲啥單單你家底棗紅走馬他不要？全套車的五頭大驢子他不要呀？王義亭，我還問你，追風俠騎着白馬從柳樹行子裏過，他喊的王大哥王大哥是誰呀？……你不認賬？大春，栓嘴，你們說，聽見沒聽見？』

『聽見了！聽見了！』

『我正攢着柴火打村後過……』

忽然，一隻鞋子從門口那裏扔過來，掠過王義亭的頭，打在配着對聯的大壁鏡上，碎了的玻璃嘩啦一聲落下來，人羣沸動了。

『問問他，問他是誰作弄的快過門的帶弟，捧着肚子跳遼河呀？』

『是誰霸佔了二禿子的三壩養老地，逼的二禿子年三十夜裏上吊呀？』

『是誰逼的石老汽疸跳了井，從井裏撈出來沒死還送西安的勞工呀？』

炕上，女人們底聲音高起來。

『你窮的抓富的放！人家榮華富貴子孫滿堂的你不要，單要我這沒吃沒燒的窮寡婦底命根子呵……』

『我底男人呵！你死的冤，你死的屈，你死了……留下牽着抱着的一大羣，留下……我……我這沒米下鍋沒柴燒火的日子……可怎麼過。』

『我苦命的兒呵……吃糠嚥菜把你拉扯大……要是給你報不了這個仇，娘也不活啦。』

女人們的哭聲愈來愈大。剛參加區上工作不久的王子屯的馮喜，急得直躁脚，一面拍打着他那膝頭上已露出了棉花的破棉褲，一面放喉嚨喊：

『別哭啦，大娘大嫂們呀！八路軍大風大雪幾千里，關內到關外，就爲的是咱這些窮百姓，你有個啥仇還怕報不了呀……大家靜着，讓區長講話。』

『別嚎啦，別嚎啦，區長講話。』

『媽的！娘們家就會哭。』

『後邊是那個尖嘴老鴉呀？還呱呱呱呱啦的。』

『聽，聽，區長講話啦。』

區長從褲袋裏拿出信來，高高舉起，會場靜了下來。人們都看着這封信，王義亭在竭力鎮靜着自己，而目光已開始惶亂了。

『這是從縣上帶回來的信。』區長把信抽出向大家一展，『對王義亭如何處置，縣政府根據他偽滿時罪大惡極，害死十五條人命，因此接受王家崗全體人民槍斃他的要求，押縣執行。』

王義亭神色爲之一變，他向區長跟前撲去，又被身後的區小隊一把拉了回來。

『區長，今天這會可算不了全體，這可算不了全體啊……。』

區長不望他一眼，問新選的花白了鬍子的老村長：

『有沒有沒到會的人家？』

『啊，區長，挨門挨戶，至少有一個當家的來，小嘎們婦女不算數，來聽會的共一百六十五名。』

會場有些嘈雜了，有人發出嗤嗤的聲音，王義亭又俯身向着大家：

『大叔大哥們！饒了我，饒了我這一命吧！我這輩子報不了恩，還有下輩子的兒孫。買鳥爲救生，我王義亭知罪認過，以前種種好比昨日死，以後種種打從今日生……』

『呸！』

一個老太婆從騷亂的人羣中擠到前面來，她狠狠地吐了王義亭一口，她底頭因激動而振顫地搖幌，花白的髮絲在鬢角揉亂成一團，眼淚順着她頰下深深的摺皺的紋路往下淌，她用補釘落補釘的衣襟擦一下臉，指着王義亭就說：『王義亭，你別嘴上結梨結果說得好甜呵！從前你殺人不眨眼，你可沒成想到還有這一天，還有你日本乾爹倒了台，日月星辰又搬正了的這一天呵……』

『別裝葱裝蒜！孫悟空三十六變也還是個猴。』

『從前你要我們死，我們就不能活。』

『現在你底死活得由我們說……』

忽的一個年青人跳到櫃子上去，他高高的站起來，揮着雙手：

『別嚷！別嚷！聽我說……王義亭該不該留？』

『不能留！』

人們底聲音闐然而起，王義亭黯黑的臉面發亮起來，細小的汗珠從額角沁到下頷。他底眼睛突然深陷下去，他底牙齒發着青色的光，他全身抖動地竭盡全力地在說着什麼，而微弱的聲音被羣衆底吼聲湮沒了。

區長拍着桌子，要大家靜下來舉手表決。

『贊成送王義亭到縣懲辦的舉手！』

刷的從炕沿上舉起一排，跟着全舉起了；從門外從窗外也伸進手來，還有人舉着兩隻，最後，炕角落裏，有幾個把手遲疑地摸着後腦壳，膽怯地舉到耳朵邊的，也高高舉起了。

手臂舉着，像密密的樹林。

隨着區長底眼色，荷槍的區小隊拉着王義亭就往外拉，人羣立刻開了道，王義亭嘶啞的聲音喊了起來：

『還有證人沒來呀！還有證人……』

拉到院子裏，王義亭掙開了繩索，人們着慌了，一擁而上，幾個年青人架起就往外跑。人羣隨着擁到街上，女孩子遠遠的跟在後邊。風從河灘上吹過來，砂子撲打着人底臉面，人羣沒有一點聲音，在開始冬溶了的泥濘的街道上，深一脚淺一脚地向電道走。

風吹着牆頭上去冬枯死的草，王義亭家高大的院牆裏傳出了拉長調子的女人的哭聲：

『我底天哪……你們都沒良心，冤屈好人呀。』

一個老太婆走上王家整齊的石階，用拐杖敲着朱紅的大門：

『誰沒良心呀？你王義亭害死多少人命，還不該辦。整死他也解不了咱們的恨呀。』

孩子們拿着木棒樹枝，村前走到村後，用不正確的調子，唱着剛從鎮上傳來的歌子的頭兩句：

『天上有個北斗星，

地上有個毛澤東，』

大人們立刻都散了，三五成羣的到家家談說起來。十四年也沒有說過這樣多的話呵。到晚上，紙窗被燈光映得昏黃又黯黑了。人們在溫熱的炕上伸一伸腰肢，用烟袋鍋子播弄一下火盆裏隱隱發紅的柴灰，又繼續談說着，直到夜深。

次日又召開大會，討論如何處置王義亭的財產，如何賠償那些被委被屈的人。會末成立了農民會，在雷動的掌聲中選出了農會主任。

『鄉親們，咱這些滿身是糞是土的窮漢們可真當家作主了呀！』當選的農會主任這樣開始了他底講演，『我這個雙手畫不成八字的大老粗也當上了官。八路軍共產黨到咱東北來把天地翻了一個過，咱這些叫人踩到腳底下的人，都上炕啦。咱窮老百姓門倒了王義亭，王義亭，從前誰敢在他跟前出口大氣呀。開了幾天的會，我心裏像兩扇門一樣，嘩啦一聲開了，共產黨改朝換代，咱老百姓當皇上啦！咱老百姓當家作主了，這以後，咱要把權利拿起來，把咱王家崗子這個家，好好當起來呀……』

一九四六年八月末在哈爾濱

桂屯的沉默

未到桂屯，工作團就聽到了桂鄉長要獻地的風聲。

工作團來桂屯的那天黃昏，老早，桂鄉長就站在村口等。風簌簌的一陣陣吹，枯黃的葉子從樹上飄落下來，飛滿在桂鄉長底腳邊。桂鄉長拿着文明杖的手背在身後，他不時地墊起腳來，向北邊大道上張望。

一踏見大車，他就連忙迎上去。

他笑容可掬地，畢恭畢敬地對工作團的何同志談起了獻地的事；他反覆地沉吟地說——他是決心邁到革命路綫上來了。

他早給工作團準備好了房子，大米，白麵，菜蔬和豬肉。

何同志謝絕了他的招待，冷淡的回答了關於獻地的事。剛安置好行李，何同志就叫永和屯新參加的張鳳林去通知，晚上開窮人會議。

會場在從前的小學校裏，現在被改成住房了。剛上燈，人就坐滿了長長的兩鋪南北炕，後來的，就坐在外間的磨盤上，也有靠門框站着的。

何同志站在一張小條桌前，向大家講共產黨到東北來改朝換代窮人翻身的道理，號召大家吐訴十四年來的冤苦，控告那些騎在窮人頸頸上拉屎拉尿的壞蛋。

何同志底話剛一打住，一個站在門邊的年青人就說：

『大家可聽透啦，工作團同志說得明明白白，今晚咱開的是窮棒子會，有啥冤曲事，只管說，咱這會上沒外人……』

何同志底視線停留在這個年青人底臉上，這是一張臘黃的瘦削的臉面。他穿着破爛得幾乎成了碎布條條的衣服。見注意到他，他就又說：

『從前是大糧戶放屁也得說香，現在工作團來給咱窮人翻身啦，咱還怕個啥？桂永祥要是做過什麼壞事，咱今晚一盤子給他端出來！』

『現在是日頭照到咱窮人門上啦！』張鳳林手不自然地放到剛上身幾天的制服的口袋裏。『方才那個大哥說得好，出荷啦，配給啦，勞工啦……咱今晚

給他一箱子翻個底朝天。』

那青年人又說，

『只管說，一清二白地對工作團說！』

坐在炕沿上的一個老漢，翹動着鬍子，嗓子帶痰地說：

『咋誰說？誰有冤曲誰說……』

『對，誰有事就說。』

『說呀，有事就痛快……』

『可現在也不是滿洲國啦，還怕啥……』

『誰有誰就說嘛……』

附和的話一停，屋子就靜下來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微弱的燈光從靠炕的柱子上灑下，煙草的煙瀰騰着。窗戶外邊，雨嘩嘩地下，不時地有雨點打到窗紙上來。

大家都呆呆地坐着，臉上沒有一點表情。

何同志詫異地怔了一會，然後低聲對張鳳林說了什麼，張鳳林就走到屋當

中來：

『叔叔大爺們，我是永和屯給董財主扛大活的老張家。大半桂屯還有認識我的人……今晚，我年少不怕見笑，給大家談上幾句。永和屯董財主是無人不
知無人不曉吧，自從康德七年當上屯長，蓋了十五間房子的大院套，全是新磚
新瓦，玻璃鏡子亮堂堂的，大來崗上那一片好坡地足有二百三十畝，文書全寫上
董大爺底名啦！從鎮上到縣上，那一個不是董大爺的皇親國舅？就你們屯的桂
永祥還不也是董家大門常出常進，警察見了董大爺還鞠躬脫帽的，鎮上下來人
有公事，董大爺煙盤子跟前躺着，身子都不抬！逢年過節，嚇！送禮的人大門
進二門出，從早到晚不斷頭，就是沒有一條攏的人家，也得三十二十的表個意
思。你說，人家咋不發財呀？出勞工，咱窮人眼瞎耳聾的都叫着號，他董家
老弟兄三個，少弟兄七個，就一個也沒攤過，要求董大爺給連絡連絡，出口就
是幾千塊，賣房子賣地也得給人家呀。我給董大爺扛了兩年大活，一斗糧也沒
往家拿，就爲的康德十二年我正害傷寒病攤到西安的勞工，求董大爺說的情，
咱沒錢只得還工；給董家幹活，到秋裏，三更天就起身，挑十擔八擔水，頂着

月亮去割地，咱人身子沒有人家底牲口貴！累死了一個牲口七八千，累死扛活的，窮人有的是……這真叫不殺窮人不富，董財主一家遮了永和屯的天。沒承想來了個救命的共產黨，這回工作團到了永和屯你們猜怎麼樣？永和屯一百戶，告他的有九十九家。俺永和屯底人和他拚上啦——開大會，吐沫唾到他臉上，三喜他娘鞋底上拔下錐子就朝他身上扎……房子地全分啦，十八條牲口給他只留兩（音ㄅㄛ 一ㄩ），真是倒了大樹有柴燒，永和屯再無沒地的人家。世道變啦！叔叔大爺哥哥兄弟們，白家溝，玉麟屯，到處都一樣，共產黨幫咱窮人來翻身，你們桂屯沒看見起火，還沒聞見煙？滿洲國當上鄉長的能有幾個？桂永祥作下的那些事，方圓三十里五十里誰不知道？現在共產黨把印把子交在咱手裏，還怕他個啥？咋你們爲啥都不說哩？』

『講得好！講得好！』何同志在心裏連連地說，人羣中起了嘈雜聲，可是說話的還是靠門站着的那個年青人：

『張同志可真說得透，平地走路，沒走到也看到啦，誰有事就朝工作團同志說嘛！』

炕沿上，快睡着的那個老人抬起頭來，咕嚕着：

『人家桂鄉長待咱窮人可不算壞……春上借糧，沒個空手回的……誰要是
有過意不去的，誰就快「發生」。』

人羣靜下來，又都板板的仰着臉不說話。雨大約住了，外邊起了風，房後
的楊樹嘩啦啦的響。

何同志和發急了的張鳳林商量，既然大家還是害怕，不敢說，那就先從分
東西入手。

『今晚到的都是窮棒子，那些人沒地呀？』何同志問。

大家吵吵嚷嚷地數着，除五六家有三畝兩畝外，都種的是人家底地，再就
是扛活的了。

『那誰想要點地種？只要報名，大伙就能給他想辦法。』

大家又忽的靜下來，誰也不作聲。

張鳳林火了，他一屁股坐在桌邊的凳子上，啐一口吐沫，背着燈光，低頭
自言自語地說：『真沒治……桂屯這老百姓活該他受窮……』